

游山西运城·读华夏历史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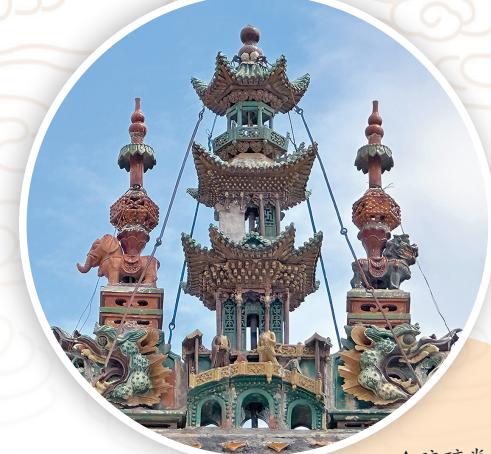
河东探“宝”

(156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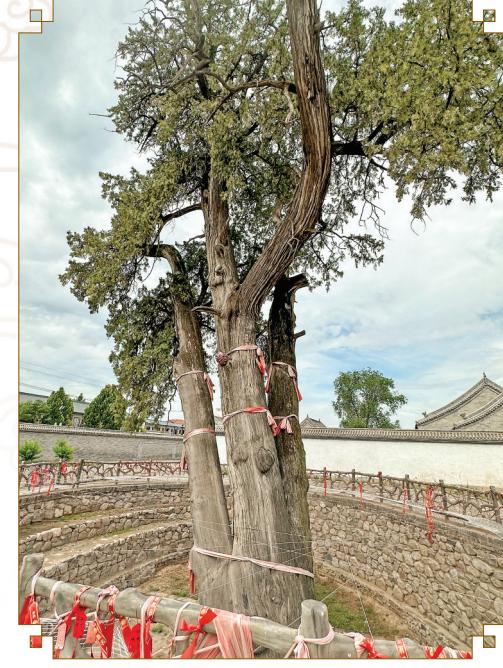
说起临猗县，皆知其由原猗氏、临晋两县合并而来。重访古称桑泉的临晋，依旧为这份厚重的历史感所动容。

这里的临晋县衙声名远播，作为我国现存唯一元代县衙，还有一段趣闻：元成宗皇帝叔父被贬任县尹，本来心情郁闷，到此地见山明水秀百姓勤恳，便安下心来兴修城郭、拓展街巷，还建起这座宏伟县衙。

而毗邻县衙东侧，另有一处瑰宝矗立——始建于元代的临晋文庙。再次踏足这里，唐柏的苍劲枝干伸向天际，文庙的飞檐琉璃在阳光下泛着光彩，新修整的周遭环境更衬得这份遗存愈发庄重。这座与县衙同龄的文脉地标，藏着临晋更深沉的故事。



▲琉璃脊刹
►郁郁唐柏



临晋文庙

郁郁唐柏见证古镇崇文风

□记者 薛丽娟 文图

殿宇沧桑承儒风

行至临晋文庙前，远远便见一尊孔子塑像，双手揖礼、衣袂翩然，尽显“尊师重道”的礼仪风范。塑像身后，“棂星门”石坊巍然耸立，红漆大门映着龙纹砖墙，虽因修缮暂未开放，需从临晋县衙绕行而入，但那份庄重古朴的气息已令人心生敬意。

据《临晋县志》载，临晋文庙始建于元代至元十年（1273年），由县尹许荣主持修建。此后历经元、明、清三朝，14任地方官相继修葺扩建，逐渐形成规模宏大的建筑群。

尤其清咸丰三年（1853年），知县鲁鸿畴见大成殿年久失修，遂发起重修工程。“建庙所以尊圣也。圣为万世之师，斯万世尊之。”鲁鸿畴带头捐资，乡绅百姓纷纷响应，以壮其观，以怀永久。这次修建大成殿，将地基增高尺余以防浸湿，扩宽月台丈许以增威严，周围竖以石栏，青石铺就台阶，让殿宇焕然一新。

鼎盛时的临晋文庙占地十余亩，建筑布局严谨对称。沿中轴线望去，三进棂星门后，“兴贤”“育才”两坊分峙左右。大成殿前，月台石栏环绕，殿前的泮池桥栏上更是雕龙画凤，满满的庄重威严；大殿两侧庑廊延伸，东为启圣祠，西为圣贤祠，供奉着历代先儒与乡贤。大殿再往北是明伦堂，两侧“时习”“日新”书斋曾是学子诵读之所。最后为三层尊经阁，又称魁星楼，巍峨耸峙，藏书万卷。而中轴线外，十八楹号舍错落，为讲习之地；敬一亭内还供奉着明皇御制碑碣。整个建筑群气势恢宏，可以说是将“育才兴贤”的理念融入每一处细节。

然而，岁月沧桑，世事难测。日寇侵华，这座文明殿堂遭战火毁损，仅存大成殿屹立至今。殿内昔日的华丽装饰虽已不复，但从精美的斗拱、梁架之间，仍能窥见当年的盛景。大成殿前的那棵千年柏树，更是历经劫难依旧苍劲，枝干间仿佛还回荡着“学而时习之”的诵读声。

据工作人员介绍，临晋文庙今年大体已修缮完毕，仅剩大殿陈列待布置，高考期间还对学子开放了。大殿前泮池桥上，挂满了祈愿的红丝带，可想见此前学子和家长前来的热闹场景。

从元代初创到明清鼎盛，从战火焚



▲临晋文庙

毁到今日修缮，直至学子登临，临晋文庙的遗存与新迹，恰是儒学在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的见证，是这方水土对孔子“万世之师”的致敬。

琉璃溢彩传古韵

临晋文庙大成殿现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。作为历代供奉祭祀“至圣先师孔子”的殿堂，虽仅存这一座，却依旧宏伟壮观、构造华丽，看点十足。

此大成殿正是创修于清咸丰三年。当时，众人通过增高殿基、扩宽月台、易砖以石，使得历经百年，它仍古朴俊秀，尽显匠心独运。

大殿面阔五间，进深三间，单檐歇山顶，黄绿蓝琉璃筒板瓦覆顶，阳光洒落时，流光溢彩。殿外两侧悬山墙独具特色：斗拱叠如云、飞檐翘如角，十分美观。

殿顶的正脊、垂脊与戗脊上，琉璃脊饰精美绝伦，极具东方韵味：十多种色彩烧制的花卉、亭台、飞禽、走兽栩栩如生，令人目不暇接，且皆以凸塑镂雕的精湛工艺展现。正脊东西两端，鸱吻相向而立，头颅高昂，龙身欲探苍穹。正脊中央的脊刹尤为惊艳，分为三组——中间，三层楼阁立于一座三眼洞护栏桥上，精巧玲珑，而桥头上还立有两位仙人，似在相

互问好，又或是俯瞰尘世；东西两侧龙脊上，各有两阶须弥座，一白象一青狮昂首长啸、相背傲立，兽身各托举旗杆，旗斗镂空，覆以黄罗伞。整个脊刹将庄重威仪与精巧匠心凝于一体，令人叹为观止。

步入殿内，现阶段虽无陈列，却有一番古朴气韵萦绕。粗壮的立柱以沉稳的姿态，撑起殿顶层层梁架。抬头望去，梁枋间错落的木雕构件精美细致，或为云纹，或为花卉，工艺精湛且布局巧妙，尽显古人对美的极致追求。

正面北墙的双龙戏珠壁画灵动鲜活，与殿外月台前石踏上雕饰，有着异曲同工之妙。北墙两侧嵌有两块古碑，为康熙三十六年镌刻的《至圣先师孔子赞并序》，附有《四子赞》，乃康熙二十五年户部尚书张玉书奉敕书写。碑文言：“尧、舜、文武之后，不有孔子，则学术终淆，仁义湮塞”，盛赞孔子为“万古一人”；结尾“泰山岩岩，东海泱泱，墙高万仞，夫子之堂。孰窥其藩，孰窥其径，道不达人，克念作圣”，以山河喻孔学之高深，昭示“克念作圣”的修身之道——唯有以仁义道德克服私心杂念，方能达到高尚境界。文字间，康熙帝对孔子的景仰跃然石上，既肯定其“集厥大成”的学术地位，又推崇其“仁义中正”的德行。

驻足碑前，读着其上文字，仿佛能看

到历史的车轮滚滚而过。历代有无数先儒和乡贤，在这里受到熏陶，又从这里走出，为国之栋梁。这些斑驳刻痕，承载着千年儒学传承的厚重历史与人文光晕。

唐柏葱郁载文脉

大成殿前的千年古柏，是临晋文庙的另一大奇观。

树身粗壮如老龙盘曲，远观竟似三树并立。皴裂的树皮沟壑纵横，却有许多新枝向上生长，绿冠蔽日冲天，为文庙增添了几分生机与活力。树干与围栏间，祈愿红带随风飘动，既是学子对美好未来的憧憬，更是儒学传承的鲜活见证。这棵古柏，守望着文庙历经朝代更迭、人事变迁，也将文化根脉深扎于这片土地，见证了莘莘学子的青春岁月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古柏生长的地基比现存大成殿低了三米有余。这地势落差，恰恰揭示了文庙历代修缮的历史脉络——正是通过知县和匠人一次次垫高殿基、修缮扩建，才使这座文化殿堂的文明薪火得以延续至今。

之前采访临晋县衙，也曾来过文庙，当时正逢考古专家在修缮。同行的老乡介绍，脚下的土地，可能埋藏着不同朝代的砖瓦残片。它们与古柏的年轮一起，记录着临晋儒学的千年兴衰。

临晋的文脉，远早于元代文庙的建立。这片土地上的崇文之风源远流长，从史载县治所在长达1300年，到这棵古柏为唐柏，便足以证。而文庙修建的700多年间，历任知县皆以兴修学宫为己任，让敬贤育才之风深入民间。清代时，文庙内设学宫，后改为桑泉书院，始终是培育人才的摇篮。科举时代，临晋更是人才辈出。北京国子监的乾隆年间皇榜上，清晰记载着蒲州府临晋县学子的姓名。尽管科举制度存在诸多弊端，但这种“公平竞争，择优录取”的传统原则，不仅影响着古代的考试制度，更跨越了时空界限。

如今的文庙，古柏依旧葱郁，殿堂在修复中重现古韵。红丝带在风里摇曳，既系着今人对未来的期许，连着对历史的敬畏，也刻着临晋人骨子里的崇文基因。古柏的新枝年年萌发，这片土地上的文脉，从未因战火或岁月而中断，始终向着未来延伸。